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● 编纂 清·李翰章

● 校勘 清·李鸿章

第四部

□ 书札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
蒋介石终生研究曾国藩

校注 宁波 等





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清·李翰章/编纂

清·李鸿章/校勘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第四部

书札（一八五五—二五六四）





书 札

序

编者之言

书札二十有六卷，都一千五百二十一首，四十余万言，吾师文正公宣京师十有四年，出为将帅任兼圻二十余年。奏牍书函，大氏躬自属藁稿，不假手他人。晚岁目力衰退，乃稍委幕僚代拟，公核改而已。公薨之后，哲嗣劼刚昆仲与门人故吏，裒辑公历年手札，几盈万纸。瀚章属公及门诸君，择其精且要者，编录成集，付诸手民，盖什之一二也。公之治军，略浮文，崇实际。其与文武将吏公牍较少，私函为多。其中指划机宜，洞若观火，往往定计于事前，收效于事后。有违公教者，立见颠蹶^{*}，未尝或爽。故此编谨依岁月先后，以为卷帙次第，藉是以考镜时事得失，乃论世知人之先务也。至于训饬僚属，奖掖后进诸篇，条理详明，而剴切深到，令人执玩，反复不能释手。殆叔孙穆子所谓言立而不朽者欤！唯是咸丰壬子以前，公与海内知故讲论学业，所为往复，笺教若干篇。公雅不欲存，今已弗可多得。甲寅以后，提师东征，由鄂渚以达寻阳，旋入章门，力支危局。军势甫振，又复奉讳归里。此数年中公私函牍，应手散佚，今亦仅有存者。倘得海内嗜学之士，网罗搜采，以补今日之缺憾，是则余之厚幸也夫！——光绪二年岁次丙子春，三月，合肥李瀚章识。

* 颠蹶（zhī 灸），被东西绊倒。

书 札

卷 一

复贺耦庚* 中丞

国藩顿首：耦庚前辈大人阁下：二月接奉手示，兼辱雅贶，感谢！感谢！过蒙矜宠奖饰溢量！国藩本以无本之学，寻声逐响。自从镜海先生游，稍乃粗识指归。坐智见明，亦耿耿耳！乃甫涉向道之藩，遽钓过情之誉；是再辱也！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，养痾藏瘤，百孔杂出，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！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国之所以立贤；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。故曰：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；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。言之者不作，信之者贵耳！转相欺谩，不以为耻！至如仕途积习，益尚虚文，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；彼此涂饰，聊以自保；泄泄成风，阿同骇异！故每私发狂议，谓今日而言治术，则莫若综核名实；今日而言学术，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，救浮华者莫如质。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。意在斯乎？方今时事孔棘，追究厉阶之生，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？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，当痛惩而廓清之哉？岂预知今日之变，实能自我收之哉？不过以语言欺人，思先登要路耳。国藩以兹内省，早岁所为，涉览书册，讲求众艺者，何一非欺人之事？所为高谈古今，咬咬自许者，何一非欺人之言？中夜以思，汗下如流！顷观先生所为楹帖，道在存诚云云：旨哉！其暗然君子之言乎？果存诚而不自欺，则圣学王道

* 贺耦耕（1785—1850），湖南长沙人。名长龄。曾主编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，1847年被革职。

又有他哉！镜海先生，庶几不欺者也！倭艮峰前辈见过自讼，言动无妄；吴竹如比部，天质木讷，贞足干事。同乡则黎月桥前辈至性肫肫；陈岱云行已知耻；冯树堂有志力学；皆勉于笃实者也。国藩虽愚柔，既闻明训，敢不请事！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；经世之才，遍采广询；自度智慧精神，终恐有所不逮。惟当谨守绳墨，不敢以浮夸导子弟；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；其有所进幸也！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。辱承扶掖之盛心，恐不察其浅鄙，而期许过实！故谨布一二，以为请益之地。亦附于皇华三拜之义云：书不宣尽，伏维垂鉴！

致刘孟容*

去岁辱惠书，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，是于仆多宽假之词，意欲诱而进之，且使具述为学，大指良厚，良厚！盖仆早不自立，自庚子以来，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，本朝，诸大儒之书，而不克辨其得失。闻此闲有工为古文诗者，就而审之，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，其言诚有可取。于是取司马迁、班固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。其他六代之能诗者，及李白、苏轼、黄庭坚之徒，亦皆泛其流，而究其归。然后知古之知道者，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。能文而不能知道者，或有矣；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？古圣观天地之文，兽迹鸟迹而作书契。于是乎有文。文与文相生而为字。字与字相续而成句；句与句相续而成篇。口所不能达者，文字能曲传之。故文字者，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。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，面画卦以著之。文王、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，于是立文字以彰之；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，以阐显之，而道之。散列于万事万物者，亦略尽于文字中矣！所贵乎圣人者，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。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。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，亦藉此文字，以考古贤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。然则此句与句续，字与字续者；古圣之精神语笑，胥寓于此。差若毫厘，谬

* 刘孟容（1816—1873），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湖南湘乡人。为曾国藩青年时代好友。

以千里。词气之缓急，韵味之厚薄；属文者，一不慎，则规模立变；读书者，一不慎则卤莽无知。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，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，三古盛时，圣君贤相承继熙洽。道德之精沦于骨髓；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，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，汉阳之游女；皆含性贞嫻吟咏。老伊莱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，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王泽衰竭，道固将废，文亦殆殊。已故孔子睹获麟曰：“吾道穷矣！”畏匡曰：“斯文将丧。”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。心至苦，事至盛也。仲尼既没，徒人分布，转相流衍。厥后聪明魁桀之士，或有识解撰著。大抵孔氏之苗裔，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，以为差。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轲是也；次多者，醇次焉！见少者，文驳焉！尤少者，尤驳焉！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；略可指数。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，何也？曰深也，博也，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，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，可谓深矣！孔子之门有四科：子路知兵，冉求富国。问礼于柱史，论乐于鲁伶。九流之说皆悉其原，可谓博矣！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，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。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，其深有差焉！其博有差焉！能深且博，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，孟氏而下，惟周子之通书，张子之正蒙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俦！许郑亦能深博，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。程朱亦且深博，而指示之语，或失则隘。其他若杜佑、郑樵、马贵与王应麟之徒，能博而不能深，则文流于蔓矣。游杨、金、许、薛、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，则文伤于易矣。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，断断相角，非一朝矣。仆窃不自揆，谬欲兼取二者之长；见道既深且博，而为文复臻于无累，区区之心不胜奢愿！譬若以蚊而负山，盲人而行万里也，亦可哂已！盖上者仰企于通书，正蒙；其次则笃耨司马迁、韩愈之书。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。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，辄谓迁之书愤懣不平，愈之书傲兀自喜。而足下或不深察，亦偶同于世

人之说。是犹睹盘诰之聱牙^{*}，而谓尚书不可读；观郑卫之淫乱，而谓全诗可删；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？孟子曰：“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！虽穷居不损焉！”仆则谓君子所性。虽破万卷不加焉！虽一字不识无损焉！离书籍而言道，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。尧、舜、孔、孟非有余，愚妇愚妇非不足；初不关乎文字也。即书籍而言道，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；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。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！然舍血气，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？今世雕虫小夫，既溺于声律缛藻之末，而稍知道者，又谓读圣贤书，当明其道，不当究其文字，是犹论观人者，当观其心所载之理，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；不亦诬乎！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，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入之道矣！周濂溪氏称：“文以载道，”而以“虚车”讥俗儒夫。虚车诚不可，无车又可以行远乎？孔孟没，而道至今存者，赖有此行远之车也。吾辈今日苟有所见，而欲为行远之计，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？故凡仆之鄙愿，苟于道有所见，不特见之，必实体行之；不特身行之，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。虽曰不逮志，则如斯，其于百家之著述，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，剖其铢两而殿最焉。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，皆不能左袒，以附一闾。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，尤不敢雷同而苟随。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，然默而不宣，其文过弥甚！聊因足下之引诱，而一陈涯略，伏惟悯其愚，而绳其愆！幸甚！幸甚！

答黄麓溪**

两接手书，阙然未报，疏烂之咎，靡所于辞！夙邀德鉴，亮获宽宥！比想道履清娱！政祉佳畅！甚善！甚善！苏垣为仕宦鳞萃之场，以弟所闻，大抵挥霍者蒙卓声；谨守者沈散秩。生辣者鹊起；和厚者螭伏。标榜者互相援引；务实者独守岑寂。揆斯三者，于吾兄俱未为谐。叶然君子之道，不汲汲于名望，要在案牍律例之中，诚能

* 聱牙 (áo yá 熬牙)，拗口。

** 1845年，曾国藩患痢疾，在北京报国寺养病，期间学习宋明理学，奠定了其修养的方向。

三折肱而九折臂，则阅时稍久，亦终为僚友所推，上官所许，弟有一言，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，其曰：耐乎？不为大府所器重，则耐冷为要；薪米或时迫窘，则耐苦为要；听鼓不胜其烦，酬应不胜其扰；则耐劳为要与！我辈者，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，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！安分竭力，泊然如一无所求者，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！此二年中，悉力讲求捕盗之法，催科之方；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。一旦莅任，则措之裕如，人见其耐也如此，又见其有为如彼；虽欲不彪炳，其可得乎？来书过自抑退，所属望于弟者甚深，故特以迂腐之辞，上贡左右！阁下以为然耶？否耶？弟居官依旧，殊无佳状。去邁癰疾，比已十愈其九，根株未拔，终恐复萌。翰林不得外差，其清况盖基于外吏，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，目前所处既已忝居非分多矣！而况敢再覬乎？

与洪琴西

乖鬲声容，遂更时月；多思少置，想同之也。足下年少而志宏；气清而行峻。自初相遇时，刘君莱云盖数数为我言之。其后相见益熟，而察其所蘄，皆古人所皇皇，而仆日夜自忧不逮者，甚矣！足下仆之畏友也！是以别后相望弥剧，听而思焉！宵而虑焉！思者，思足下阔远之识，道德文章，何施而不成？虑者，虑足下归处穷乡，孤学无助，进而无与尉，退而无与敕；有歧而莫之辨，有疑而无书籍可证。足下之为学，其不浪费心力，而能油然而上达者，盖可必不可必之数矣！是以每忆足下，忽不知其相爱而相恤也。今者刘君将以明春南归，再四挽留，属与足下同居而共学，刘君亦既许之矣！足下可即负笈而从之游。刘君之为学。远师朱子，近法顾氏；以义理为归，而考之实事。不尚口辩，不驰声誉，并世辈流，殆罕其匹。今此之归将读书田间，事亲从兄，以式家而刑乡，甚盛旨也！掘载书策二三十簏，百家之言靡所不备，足下即欲博览周观，无事他求矣！思之，思之，勿疑，勿疑！昔石徂徕师事孙泰山，汤文正师事孙夏峰；皆以宏名硕学，宦成之后，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。贤者之意量，度越寻常万万也。仆之鄙意，匪惟厚有望于足下，亦将俾刘君收教

学相长之益，区区之忱，惟同志者深鉴之！

又：前相见时，曾语及钱宫詹潜研堂集有尊府先德文惠、文敏二公年谱。刘君故有钱集，可从其借观，或翻刻二谱，散给族人，称述先烈，以勸后进，亦为人孙子者之职也。努力！努力！及时自任！

致陈岱云

二月之杪，郭筠仙到京，蒙惠赐夏布诸琛，感谢！一切政事内行，纤悉毕知，甚慰！甚慰！大抵丰裁甚峻，而涯量稍褊，仍不异往时在京相处气象。外吏之难，盖十倍于京辇，大约佩韦多休，佩弦多咎，而阁下尤为要务语曰：察见渊中鱼者，不祥！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，不为水晶之光明，则有以自全，而亦不失己！阁下以为然焉，否也？去岁所寄册页，多半砭褊之语，尤愿时时置之座隅，以当蒙眊之箴。鄙忱所贡，只此而已！

答欧阳功甫

春间辱惠书并诗一首，荷意良厚，而陈义甚高，有非浅陋所敢当者。然于足下教我之厚意，不改不敬承之也！盖仆寡昧之资，不自振厉，恒资辅车以自疆。故生平于友诤兢兢焉，尝自息虑德不宏，量既隘，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，故不敢执一律求之。虽偏长薄善，苟其有裨于吾，未尝不博取焉；以自资益。其有以诳言诤论，陈于前者，即不必有当于吾，未尝不深感其意，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，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。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。论辩之间，不合者十六七矣，然心雅重其人，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。所见虽不尽衷于道，而要其所以自得者，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。虽不必矩于醇，而其所讥切，实足以匡吾之不逮。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，又别有微契焉！别后独时时念之。以为如斯人，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，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。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！今观来书，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，乃适有会于余心焉！故特述此怀，以答雅意！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见及此，其识解有大过人者，故乐举为足下告也。凡人材高下，视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，而日趋污下；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，而日即高明；贤否智愚所由区矣！足

下慨然病俗学之陋，且知务训诂词章，以取名者之不足贵，志趣所存，有足尚者！诚于此审趋向，循绳尺以求之，所造岂有量哉？秋闱伊迩，计当专意举业。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于意中，亦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也。广专千里奔丧，良堪恻念，不知比已扶柩归里否？欲以一书唁之，并问讯懿叔行止。倘有便鸿，希并示及。所录诗词，似尚非其佳者！往见渠兄弟诗古文各数十首，尚可续寄否耶？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？告为代觅一部，行纳价付意城处也。

答高生

高生足下：省君书辞，岸然有以自立。颀波浩浩而金石不流，气节之不振久矣！得此于朋知，可谓趫然者也。若所以测仆，则或有未尽者。仆虽浅鄙，亦尝私聆君子之风，以为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，不宜区区频施周罔，遮人于过。即清厘籍贯一事，亦谓宜崇宽大，未可操之一切，使人欲归不得，欲留不许；进退获尤，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。仆持此议，盖非一日。适会朱君出仆门下，外人见仆持之颇坚，以为是固私有所徇，非天下之公义也。仆怀不能白，因足下之及此，遂尽与披倾，以为仆不欲操之一切，及大体宜尔，非护门生而勤私属也。中有所激，则词色稍厉！而足下乃遂谓语意见侵，无乃以凡近之言相律，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？若谓曹司主议，堂上啸诺，则今日风气滔滔已久，仆之不能障而挽之，盖亦慨然内伤！足下幸未置身其中，天下事履之而后艰耳！书不能一二，它日相见，当盛加宾敬，以崇节概，且敦雅故。

致陈岱云

自去年正月接到一千四百之银信，即代为处分诸事。下余银百余金，仆以为零碎用去，不若办一整件。于是买得北监板廿一史。盖北监板者，钦定诸史板所仿以为式者也。自乾隆间改译辽、金、元三史人名，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，亦使人茫然莫辨。故殿板虽佳，犹以三史为憾！善读书者，往往以北监板为善本，而苦其难得。仆在厂肆，见此视为至宝，即以百金代为阁下购定。去春筠仙来京，具述年伯母之命，欲联姻寒门，比即禀告祖父父母，堂上大人俱欣然

至愿。后以阁下在衰絰之中，不敢遽议及吉语。筠仙须明岁来京，阁下亦以明秋服闋，俟两君到京时，再行纳采可也。年伯母葬地，不必汲汲，要须妥善，乃无后悔，善化有言梅里者，闻亦精此，而无流弊，何不一求之？所最要者，但求安先人之体魄，而无豪发富贵之见者存，此人子心根上工夫，当与鬼神相质证者。此宜时时自省，与君至交，不敢以常言告也。

与洪琴西

五月得接手书，知去岁南返，遂抱风木之悲。以足下天性挚厚，又内身古礼，哀毁之余，殆难为虑！然君子之道，毁不危身。且椿闾健在，正宜及时力学，志其远大。来书于哀迫之下，犹汲汲以笃实扬显为念，此又能得事亲之要道矣！贵族刊刻先德盘洲文集，甚善！甚善！然刻书之难，排比伦次，校讎伪舛，大费工夫。足下去年依式缮写，不敢妄易一字，自是古人慎重之谊！然书局在涇，而足下远隔千里，不知彼中董其事者，尚有多闻之士否？字画之雅俗，乌焉之展转，不得足下躬亲其役，恐仍非善本也。然一经寿诸梨枣^{*}，则传播寝广，胜于墨守钞本，将来付存亡于不可知之数者多矣！梓人毕工，即祈惠赐一部，以扩蒙昧，幸甚！比得茶云书，知足下已至汉阳，而以大水沮尼，咫尺不得与茶云相见，可以想见汉滨昏垫之状。而尊府亦不无少膺其患矣！茶云家中至食黑面疗饥，尤可轸虑！渠自出都后，来书屡言病体日减。而八月一书，乃言其饮食日少，寒热时作云云：仆骤闻之，心肝欲摧！仆自今年来，时时思忆茶云不置。故前有句云：“夜夜梦魂何处绕，大湖南北两刘生。”精神自相往来，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？伏望足下即日假馆渠家，日日而温劬之，事事而尉荐之；或于茶云之病不无少补。夫金石之契，青霞之想；可以起沈郁之痼，可以作飞动之兴；固非药饵所能拟其功，亦非语言所能传其妙也，足下与茶云皆有至情者，当可与道此耳！茶云疾如稍痊，即速以书告我。相思无已，言不得达，诸惟心照！顺

* 梨枣 (lǐ zǎo)，旧时多用梨木枣木刻版印书，故以梨枣为书版代称。